

中医内科急症医案医论辑要

董连华 主编

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

样本库

中医内科急症医案辑要

YX184101

主编 董建华



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

1198474

**中医内科急症医案摘要**

**董建华 主编**

**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)**

**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黎城印刷厂印刷**

**开本：787×1092 1/16 印张：31.5 字数：716千字**

**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山西第1次印刷**

**印数：1—5800册**

**\***

**ISBN 7—5377—0051—6**

**R·25 定价：7.45元**

**主 编**

董 建 华

**副 主 编**

杜怀棠 石国璧 王其飞 李士懋 花金方

**编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**

王其飞 田淑霄 石国璧 江杨清 刘保和 杜怀棠 李士懋

吴学章 陈光新 花金方 周平安 武维萍 范准成 姜良铎

刷新民 高薇 梁继生 董建华

## 前　　言

大力开展中医急症工作，乃当务之急，是振兴祖国医学的一项重要内容。几千年来，祖国医学在急症治疗方面，创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。而大量的宝贵经验和精邃理论，蕴藏于医案之中，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，夹叙夹议，读之宛如亲历，褶褶光辉，光采照人，令人叹为观止，确为祖国医学之瑰宝。惜几千年来，众多急症医案犹苍穹之繁星，散见于各家医籍之中，未能系统整理。凭一人之力，难以遍览，且各家医案见仁见智，学者亦难博采众长。因而，将中医急症医案加以汇集、编纂，实有必要，《中医内科急症医案辑要》一书由是而作。本书具如下特点：

一、自古至今，凡属中医内科急症医案，本书皆广为搜集，资料丰富，具有较大实用价值。

二、本书始终突出中医特色，所选案例皆以中医药治疗为主。凡为中西结合医案，亦属中药起主要作用者方入选。

三、所辑诸案并非简单排列堆砌，而是选取识证、遣方、用药有特色者，依每一病证的辨证论治体系加以编纂，力求以医案体现各病证的辨证论治规律和曲尽变化之工巧。

四、每章之前皆有概述，概括本章主要规律和特色。每案之前皆列标题，西医诊断附其后，以利查阅。每案之后酌加按语，便于学者领悟案中精华。

本书对中医临床、教学及科研工作者，均有参考价值。倘本书的出版，能对中医急症的开展有所裨益，则编者将感到莫大欣慰。由于水平所限，时间仓促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，敬希同仁诸君批评指出。

本书自84年初开始搜集资料，当时版权法尚未颁行，引用的资料只具出处，未标作者姓名及文献名称，再查原始资料困难较大，特此向原作者致歉。

本书撰写过程中，得到国家中医局、甘肃省卫生厅、河北省卫生厅中医处、中医药研究杂志编辑部大力支持，谨表谢意。

1986年9月3日编著者识

# 目 录

第一章	痉证	( 1 )
第二章	厥证	( 23 )
第三章	脱证	( 45 )
第四章	昏迷	( 66 )
第五章	真假寒热	( 87 )
第六章	眩晕	( 102 )
第七章	中风	( 113 )
第八章	癫痫	( 132 )
第九章	痫证	( 139 )
第十章	心悸、怔忡	( 144 )
第十一章	哮喘	( 157 )
第十二章	汗证	( 168 )
第十三章	血证	( 184 )
第十四章	痛证	( 200 )
第十五章	内痈	( 226 )
第十六章	淋证	( 234 )
第十七章	癃闭	( 246 )
第十八章	水肿	( 258 )
第十九章	臌胀	( 270 )
第二十章	呕吐、哕、反胃	( 279 )
第二十一章	泄泻	( 290 )
第二十二章	痢疾	( 301 )
第二十三章	急黄	( 326 )
第二十四章	伤寒	( 343 )
第二十五章	斑疹	( 362 )
第二十六章	风温	( 370 )
第二十七章	春温	( 384 )
第二十八章	暑温	( 392 )
第二十九章	伏暑	( 403 )
第三十章	湿温	( 421 )
第三十一章	秋燥	( 437 )
第三十二章	温毒	( 444 )
第三十三章	霍乱	( 465 )
第三十四章	疫证	( 475 )
第三十五章	中毒与解救	( 488 )

# 第一章 痉　　证

## 概　　述

痉证，是指阵发性口噤项强、四肢抽搐、甚至角弓反张的一类证候，亦称抽搐、癲疭、抽风等。

痉证的基本病理改变是筋脉拘急。正如《内经》所云：“筋脉相引而急，病名曰痙”。尤在泾亦云：“痉者强也，其病在筋”。吴鞠通更明确指出：“知痉为筋病，思过半矣”。

筋脉的柔润，须阳气的温煦、阴血的濡润，二者缺一不可。造成阳气不得温、阴血不得濡的原因，不外虚实两大类：实者，或为六淫、痰湿瘀血阻于经脉，或因惊吓、恚怒、忧思、虫积、食滞等扰乱气机，使阳气不布，阴血不敷，筋脉失养而拘急为痉；虚者，可因正气素虚，或邪气所耗，或大汗、呕吐、泻泄、失血，或因误治伤阳亡阴，使阴阳气血虚弱，无力温煦濡养筋脉，致筋急而痉。

治痉之法，要在祛除致痉之因，不治痉而痉自止，此即“治病必求其本”之谓。诚如吴鞠通所言：“只治致痉之因而痉自止，不必沾沾但于痉中求之。若执痉以求痉，吾不知痉为何物。”

本章案1～2为风寒袭表，闭阻经脉致痉者，此为刚痉。治当辛温解表。案3亦为刚痉，乃酒湿挟胎热，外冒暑风，腠理闭郁，湿热郁遏不达，侵入经络脉隧而为痉，以辛散、清热、化痰之剂治之而瘳。

案4～18为热极生风者，此类痉证最为多见。究其原因甚多，包括外邪入里化热化燥、误治助热伤津、五志之火亢极、痰湿食积蕴而化热等，又有兼挟邪气之殊，正邪虚实之异，故临床表现亦颇繁杂。本章所集十余案，虽未备，亦足以窥见一斑。

案19～30为因虚致痉。虚痉又有阴虚、阳虚、气虚、血虚之别。阴亏致痉者，治以滋阴息风之剂；血虚筋挛者，治以养血息风之品；气虚而痉者，当补中益气；阳虚致痉者，需扶正温阳；气血两虚致痉，治以气血双补。大凡虚痉，或阴血亏不能濡润，或阳气虚不能温煦，致筋脉拘急而痉，当分途施治。

案31～35为气机逆乱而致痉，凡虫积、食滞、恚怒、忧思、寒湿中阻，皆足扰乱气机，使升降出入乖戾，致阳气不布，阴精不敷，筋失濡养而为痉。治当据其致痉之因，祛除致痉之源，不治痉而痉自止。

本章所列各案，乃略举数端，示人以规矩，要在知痉为筋病，明辨致痉之因，不可囿于平肝息风之俗套，务使辨证活泼，立法处方才能左右逢源，步入出神入化之境。

## 选 案

### 一、刚痉：寒邪束表

马左 形寒畏冷，遍身骨楚，头项强痛，泛泛作恶，小溲短少，脉紧急，苔薄腻。太阳阳明两经同病，急予葛根汤散其寒邪，不致缠绵是幸。

粉葛根一钱半 云苓三钱 炒谷芽三钱 川桂枝五分 姜半夏三钱 陈佩兰一钱半  
净麻黄五分 陈广皮一钱半 炒香豉三钱 煨姜两片

二诊：昨进葛根汤，得汗甚多，头项痛骨楚均舒，泛泛作恶已止，身热头眩，口干欲饮，脉象弦数，苔薄腻黄，舌质红。太阳之邪已解，阳明之热内炽，幸喜素体强盛，不致迁延。今予桂枝白虎，一以清阳明之热，一以肃太阳之邪。

川桂枝三分 赤苓三钱 炒谷芽三钱 生石膏三钱 江枳壳一钱半 省头草一钱半  
天花粉三钱 苦桔梗八分 炒竹茹一钱半 干芦根五钱去节

(《丁甘仁医案》)

按：《金匮》云：“太阳病，无汗而小便反少，气上冲胸，口噤不得语，欲作刚痉，葛根汤主之。”尤在泾注曰：“痓病不离乎表。”寒束于表，经络不通，筋脉失养，故拘急而痉。葛根汤乃桂枝汤加麻黄葛根而成，为治刚痉之正法，方中以桂枝汤调和营卫，加葛根疏阳明之经脉，兼生津柔筋，加麻黄者，发太阳之表。风寒除，经络通，痓自止。

太阳解后，阳明热张，改投桂枝白虎汤，清阳明之气热，祛太阳之余邪，热除津回而告愈。

### 二、刚痉：风寒袭表

仁和布夥妹姓陈，寡居。夏日患刚痉，头足反张，口噤不语，身凉无汗，脉沉。其口尚未噤时，曾言身痛异常，至此刻，并无声音，只辗转床第而已。因用仲景古方治之，一服能言语，次服汗出脉出。仲景之法应如桴鼓，而世人每忽之。

(《黄澹翁医案》)

按：刚痉乃风寒袭表，经络郁阻，营卫行泣，筋脉既失卫阳之温煦，复失营阴之濡润，故拘急而痉。寒袭于表，脉本当浮紧，然此例脉沉，乃腠理闭郁之甚，阳郁不达，不能鼓荡血脉，故见脉沉。沉而无力为虚，沉而有力为实。邪气闭郁，气机不畅，脉亦可转沉，此沉必当有力，故可发汗。汗出气畅而脉出。

仲景治刚痉立葛根汤一法，应如桴鼓。常见世人治痓，不察其因，不究其本，动辄平肝息风，侥幸取效者有之，适足偾事者不鲜，反疑仲景之法不能治痓，以不知为强知，妄加评曰，悲夫。

### 三、刚痉：暑风挟湿

[病者]蒋善桢妻，年三十余，住宁海东路岳井街。

[病名]暑风刚痉。

[原因]七月初旬，由于外冒暑风，内挟酒湿，更兼胎孕数月，又生腋下痘。

[证候]四肢拘挛，角弓反传，咽喉刺痛，言语不明。

[诊断]脉弦紧数。《金匮》所谓：“痓脉按之紧如弦，直上直下”是也，此与

《素问》：“诸暴强直，皆属于风；诸痉项强，皆属于湿”适于符合。

〔疗法〕以防风、天麻、钩藤祛风为君，海桐、白薇舒筋治厥为臣，佐川贝、桔梗、射干、甘草以治咽痛，黄芩、白术以保胎孕，合之为发散，化痰清热，以消腋疽。

〔处方〕北防风一钱 明天麻一钱半 双钩藤三钱 海桐皮二钱 东白薇一钱半 川贝母二钱 北桔梗二钱 射干根二钱 淡黄芩二钱 台冬术二钱 生甘草一钱

〔效果〕一剂四肢舒展，二剂腋疽渐消，后以健脾保胎药数剂而痊愈。

(《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)

按：薛生白《湿热病篇·第四条》：“湿热证，三四日即口噤，四肢牵引拘急，甚则角弓反张，此湿热侵入经络脉隧中，宜鲜地龙、秦艽、威灵仙、滑石、苍耳子、丝瓜藤、海风藤、酒炒黄连等味”。经络脉隧为湿热所阻，则气血不通，筋脉失于濡养，则拘急而痉。以地龙秦艽等，宣泄经络中湿热。经脉通，气血畅，筋自得养而柔润，其痉自止。本案乃酒湿挟胎热，更兼外冒暑风，腠理不疏，湿热郁遏不达，侵入经络脉隧中，筋脉失养，拘急而痉，与薛氏所云理出一辙。湿热蒸腐气血而为疽，湿热上蒸而咽痛，阻于舌本而言语不明。方以防风、天麻、钩藤、海桐、白薇息风胜湿而舒筋；以桔梗、射干、甘草宣肺利咽；以芩术贝清化痰热而安胎。立法遣药，与薛氏异曲同工。推而广之，凡湿热阻滞经脉而为痹，为痿、为口眼喎斜、为偏瘫者，皆可仿此消息。

#### 四、痰热挟风致痉

嘉庆四阿哥案：“嘉庆十一年 日初八日，吕廷桂请得四阿哥脉息滑数，原系内有痰热，外受风凉之症。用药调治，身热微喘渐减，惟痰热过盛，于己时痰堵抽搐一次。今用清热镇惊汤调治，外用琥珀散调活蝎一只，研碎，午服二次。

柴胡六分 羚羊角四分 瓜蒌八分 川羌四分 制南星三分 浙贝母一钱研 防风八分 钩藤七分 代赭石八分 复花七分绢包 全蝎三只 赤苓八分 引用金器一件同煎。

药后初九日复诊，“四阿哥脉息滑缓……诸症俱减，惟肝胃热盛有痰，议用清热化痰汤调治”。次日，脉案称：“四阿哥脉息安和”，“诸症俱好”。遂改以冬橘代茶饮，生津和胃调理。

(《上海中医杂志》84, 6 “清宫医案中部分危急证治疗经验”)

按：皇室之胄，炙搏厚味，绣衣锦裘，禀赋娇弱，内蕴痰热，外受风凉。用药调治，表邪已疏，然脉仍滑数，痰热尚盛。痰热搏结而生风，窜入筋脉而为痉。羚羊、钩藤、全蝎止痉息风，星萎贝苓与复花，清化痰热，代赭平肝降逆，佐柴羌防疏风透邪。

热极生风者，往往挟痰，痰热互结，走窜经络而为痉。其痰之产生，或平素有痰，或热邪炼液成痰。痰乃有形之物，热乃无形之邪，热与痰结，热更胶锢而其害更甚。必化其痰，使热邪无所依附，则其热易解。犹如热陷心包证，亦必炼液成痰，痰热互结，阻闭心窍而神昏。观清宫治痉数案，皆重于化痰，实寓深义，学者当于此着意。

#### 五、暑挟肝郁痉厥

〔病者〕殷寿根妻，年近而立，住上俞巷。

〔病名〕伏热痉厥

〔原因〕先因其夫足蹩，情志抑郁，继因感受首夏天时暴热，引动伏邪，挟素有之

肝郁，一起即痉且厥。至明日，乡愚以为鬼所祟，先延巫禳，继请余诊。

〔证候〕先发大寒，复厚被二副，热不外扬，而从内窜，两手痉动，呻吟烦躁，大叫呼热，随即口噤，昏厥不省，已一日夜矣。

〔诊断〕据初病时，脉躁疾异常，兹则肢痉强直，脉右数左伏，口噤。以竹筋抉齿，视苔白，知其气闭，邪陷厥阴也。

〔疗法〕初以卧龙丹吹鼻，不嚏；继以逼迫瓶射薄荷精，并以大指掐右手背威灵穴，目睁，得嚏七八次，顿觉汗出遍体，苏来连声难过，口渴呼饮。再诊左脉已起，药拟清热解郁，化痰息风。

〔处方〕泡射干一钱 广郁金三钱（生打） 淡豆豉三钱 黑山梔三钱 丹皮三钱 双钩钩五钱 珍珠母一两（生打） 石决明八钱（生打） 淡竹茹二钱 竹黄钱半 青连翘三钱 济银花三钱 滌菊花三钱 九节石菖蒲七分

先用茅根一两，薄荷一钱，化服至宝丹一丸，后服汤药。

〔效果〕服药后，神清痉定，惟胸脘窒闷，续与清热调气即愈。

〔廉按〕伏热而兼挟外感者，则以新邪引动伏气为病。若伏热而兼内伤者，则因内伤而留滞伏热，不得爽达。治之不得其法，每有因此淹缠，致成坏症者。即如平时有气郁之病，则肝气不畅，络气郁滞，热邪窜入肝络，即有胸板胁刺咳逆等症；邪郁不达，久而化火，即蒙冒厥阴，而有昏痉之变。此案伏热痉厥，即邪窜厥阴之明证。盖足厥阴肝脉，上达巅顶，巅顶即神经中枢，伏热挟肝火刺激神经，故一起即痉且厥。法用逼迫瓶射薄荷精，大指掐右手背威灵穴，却为开闭醒厥之要诀。方用清热解郁，化痰熄风，固属正治，妙在至宝丹，用异类灵动之品，直清神经，故服后神清痉定，速奏肤功。此等内外并治，后学当注意之。

（《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）

按：素情志不遂，肝郁化火，复受暑热。卫阻郁闭，则皮毛失于温煦而恶寒，开阖失司而无汗。暑热不得外解，必逼邪深入，煎炼阴液而为痰。痰热内窜厥阴，阻闭心窍而昏厥，窜入筋脉而抽搐。热郁于内，气机滞涩，气血不能外达而鼓荡血脉，故火郁之脉多沉。火为阳邪主动，火邪郁内，必不肯宁静，奔冲激荡，故脉沉而躁疾异常。其症，当内呈一团火热之象，外现一派恶寒逆冷之征。此寒乃阳郁不达，不可误认表证，亦不可误认阳虚。内热、外寒、脉沉而躁，此三者，乃典型火郁之象。此案三者俱备，学者当细心体认。

“火郁发之”，使郁火外达，首重展布气机。郁闭开，热始透。方中予卧龙丹、薄荷精、掐威灵穴，得嚏七八次，肺气顿开，气机得以展布，汗出而热达，火热之象始显露于外，故口渴呼饮，左脉亦起。继进郁金、菖蒲、豆豉、菊花、薄荷、至宝丹等，宣展气机；用梔子、竹黄、钩藤、石决等清化痰热，平肝息风。设一派寒凉，冰伏气机，郁火更为闭锢，燔灼于内，五脏为之焚。虽欲寒凉泄火，热反更炽，皆因不得治郁火之要领。周氏出手不凡，外治内服，皆寓透达之旨，确为深知火郁之要妙者。

## 六、秋瘟热窜厥阴

〔病者〕张成文，年六十岁，住公沙屯。

〔病名〕秋瘟痉厥

〔原因〕癸亥年八月杪，天时火热，秋瘟盛行，初染不以为病，后至九月中旬而发病。

〔证候〕初起恶寒头痛，周身拘挛，项脊俱强，陡变痉厥，牙关紧闭。

〔诊断〕六脉沉细而数，舌紫赤。脉症合参，此秋瘟痉厥证也。乘入阳明之络则口紧，走入太阳之经则挛，外窜筋脉则成痉，上蒸心包则为厥。《内经》所谓“血之与气，并走于上，则为大厥”也。

〔疗法〕先用手术，以灯照前后心、两胁及大小腹，有小红点隐隐，用毫针挑七八个，噤开能言；再挑七八个，周身活动知痛，大叫拒挑，继即神迷复厥，遂用汤丸并进，安宫牛黄丸通心包以清神，清瘟败毒饮加减，透伏火以逐疫毒。

〔处方〕黑犀角三钱 小川连四钱 青子芩三钱 青连召三钱 元参三钱 生石膏一两（研细） 鲜生地一两 粉丹皮二钱 焦栀子三钱 赤芍二钱 鲜大青五钱 肥知母四钱 鲜竹叶四十片 鲜石菖蒲一钱（剪碎，搓熟，生冲） 安宫牛黄丸两颗（分两次，药汤调下）

〔效果〕一剂病轻。第二日又诊，脉洪大，自言觉一气块流走不定，走胁肋痛，走腰腰痛，走至足趾痛不敢屈伸，走至肾囊疼不忍。余晓之曰：“由当时挑的太少，致经络之热毒流注走痛。原方加石膏一倍，生川柏钱半，丝瓜络一枚，先煎代水。第三日，抽惕若惊。筋属肝，由热毒流注肝经，不能外溃而出，筋络受其冲激，故发痈疮，状如惊痫。又加石膏一两，龙胆草钱半，双钩藤六钱，日服二剂，诸症减轻，痉厥亦止。终用竹叶石膏汤，去人参、半夏，加西洋参、鲜石斛、梨汁等，肃清余热，以养胃阴。连进四剂，胃动而愈。

〔廉按〕断症悉遵经旨，处方极合病机，是得力于余师愚《疫诊一得》者。惟用毫针挑其痧点，却是放血泄毒之外治良法。病至痉厥，疫毒已直窜脑与脊髓，刺激其神经而发。吴鞠通安宫牛黄丸，不如用紫雪合厥证返魂丹，清镇泄化，平其神经，以定痉厥，其效果尤为神速。

（《全国名医验案类编》）

按：秋感瘟毒，火热内伏，燔灼攻窜，上闭心包则为厥，外窜筋脉则成痉，迫血妄行而发斑。其脉沉细而数，乃气机闭郁，火郁内伏所致。其恶寒头痛，并非表证，乃阳郁不达，腠理失于阳气温煦所致。闭郁愈甚，则恶寒愈重，脉愈沉伏，甚则通体皆厥脉亦厥。若误为表证，妄用发散；或误为寒证，滥施温热，则助热耗津，祸不旋踵。其治，必透伏火以逐疫毒。欲伏火外透，当以展布气机为首要。针挑红点，疏其气血，泄其毒热，其效尤捷。凡刮、揪、挑、放血法等皆相类，盛于民间，诚急救之良法。方用犀角、安宫之灵异芳香，佐菖蒲、赤芍、连翘、竹叶等，皆能开达郁闭。二诊脉由沉细转为洪大，正是郁热得以透转之征。此时往往身热更甚，斑疹增多，此非恶化，乃是邪气外达之佳兆，病有转机，故神甦而能呼痛。

“火郁发之”，王冰以汗训发。汗之固寓发之之意，然发之者，其意甚广，不可囿于汗法。凡祛其壅塞，使气机展布，郁火得以透达者，皆为发之之属。临床治疗火郁证，当首先察其使气机郁遏之因，审因以论治，方能切中症结之所在。

## 七、暑邪入营痉厥

〔病者〕严横林妻，年约三十岁，住仓浜草蓬。

〔病名〕暑邪入营痉厥

〔原因〕天暑屋向西晒，感受热邪，床边置行灶，其热尤盛。乃因经来不畅，自服红花煮酒，邪即入于营分，由冲波及藏血之肝经，痉厥陡作。

〔证候〕先腹痛，呕吐血沫，两手搐搦，口噤目斜，不省人事，遗尿不知。

〔诊断〕脉沉弦劲伏，舌不得见，此暑热因酒引入冲脉，其血上冒，引动肝风而发痉厥也。

〔疗法〕清热息风，和营散瘀，以急救之。

〔处方〕粉丹皮三钱 青蛤散五钱（包煎） 石决明一两（先打） 双钩藤五钱 丹参三钱 益元散五钱（鲜荷叶包） 明天麻一钱半 金银花三钱 生玳瑁一钱半 鲜竹茹一钱半 鳖胶三钱（蛤粉拌炒） 茜草一钱半 光桃仁三钱 童便一杯（冲） 另用西血珀五分 上西黄三厘 羚羊尖七厘 参三七三分 研细如霜，开水化下。

〔效果〕嘱用乌梅揩牙，口开。灌药后，口不开，横林用火刀凿去一齿，药方灌入。一剂而醒，诸症顿失。再剂经行，数日旋愈。

（《全国名医验案类编·周小农医案》）

按：经行不畅而腹痛，素有瘀血可知。自饮红花煮酒，以活血通经。酒性之热挟暑热火烤，袭于冲脉，窜入厥阴。冲为血海，肝为藏血之脏，血海得热而血不宁，肝脏得热而血不藏，故呕吐血沫。瘀热互结，阻闭心窍而昏厥，引动肝风则惊搐，闭郁气机而脉沉伏。

热入血室，瘀热互结，热得有形之瘀血为依附，则其势更锢。必活其瘀，使热无所恋附，则热势孤而易除。方以丹参、桃仁、茜草、琥珀、三七等活血祛瘀，以牛黄、羚羊等清化痰热，平肝熄风，一剂而醒。

## 八、春温过汗变痉

城东章某，得春温时病，前医不识，遂谓伤寒，辄用荆、防、羌、独等药。一剂得汗，身热退清，次剂罔灵，复热如火，大渴饮冷，其势如狂。更医治之，谓之火证，竟以三黄解毒为君，不但热势不平，更变神昏痰痴，急来商治于丰。诊其脉，弦滑有力，视其舌，黄燥无津。丰曰：“此春温病也，初起本宜发汗，解其在表之寒，所以热从汗解。惜乎继服原方，过汗遂化为燥，又加苦寒遏其邪热，以致诸变丛生。当从邪入心包，肝风内动治之。”急以祛热宣窍法（连翘、犀角、川贝母、鲜菖蒲、至宝丹），加羚羊、钩藤。服一剂，痰痴稍定，神识亦清，惟津液未回，唇舌尚燥。守旧法，除去至宝、菖蒲，加入沙参、鲜生地，连尝三剂，诸恙咸安。

（《时病论》）

按：盖温病忌汗，然丰曰初起本当发汗者，系指新感引发伏邪。新寒束于肌表，故当解其在表之寒，热从汗解。惜乎未能谨守病机，原方继服，误汗伤津，致津亏火炽。复用苦寒劫伤津液，冰伏气机，热遏而不达，逼热内陷，窜入厥阴，遂变痉厥。雷氏转用祛热宣窍法，加羚羊、钩藤，清心开窍，平肝息风，开达郁闭，使营热得以透转气分而解，则神清搐定，三剂而安。此案一误辛温发汗，伤津劫液；再误寒凉郁遏，热不得越，致变痉厥，当为医者戒。

## 九、伏暑误补，痉厥呃逆

顾奏云季秋患感，医作虚治，补及旬日，舌卷痉厥，腰以下不能略动，危在须臾。所亲石诵羲延孟英设死里求生之策。察脉虚促欲绝，先灌紫雪一钱，随溉犀角地黄汤二大剂。服下厥虽止，而舌腭满黑，目赤如鸠，仍用前汤。三日间，计服犀角两许，黑苔渐退，神识乃清，而呃忒频作，人犹疑其虚也。孟英曰：“营热虽解，气道未肃耳。”以犀角、元参、石花、连翘、银花、竹茹、知母、花粉、贝母、竹叶为方，服之，次日即下黑矢甚多，而呃忒止。又三剂，连解胶黑矢四次，舌色始润。略进米饮，腿能稍动，然臀已磨穿矣。与甘润育阴药，续解黑矢又五次，便溺之色始正。投以滋养，日渐向安。

（王孟英《王氏医案续编·卷二》）

按：观案中所述，当为伏暑秋发。本当清透，然误作虚治，或滋腻碍邪，或温补助热，致热邪燔灼于内，闭窍动风。热耗真阴而舌卷，肾精枯竭而骨不立，肝精虚急而筋失柔，致“腰以下不能略动，脉虚促。”当热盛阴伤之时，应重于清透热邪，辅以养阴，乃邪去则正安，故用紫雪以清热熄风，犀角地黄汤凉血清热，营血热透而痉止。复见舌腭满黑，乃舌苔得布，营热透转气分之征。继用前剂，虽得“黑苔渐退，神识乃清”，然犹有不足之处。既然舌苔得布，知营热已透转气分，当于前方加清透气分之品，方谨合病机。因仍用犀角地黄清营凉血，致营热虽解，而气分热壅，气道不肃而呃忒频作。

大病之后而呃忒频作者，胃气败者有之，故人“犹疑其虚也”。孟英慧眼独具，指出呃忒之因为气道未肃。盖伏暑挟滞蒸迫于内，府气不通，胃气不降而呃忒。续予气营两清之法，重在清透气分，即下黑矢甚多，而呃忒止。又二剂，连解胶黑矢四次，胃气稍开，略进米饮，腿稍能动。续以甘寒育阴，黑矢又五次。胶矢屡下，热始渐清，便溺之色始正，宛如剥茧抽丝，其势胶结缠绵如此。

王氏下胶矢而不用攻下导滞者，盖正气已虚，不任克伐攻逐，而用清透气分之品，肃其气道，胶矢得下。伏暑邪盛正虚者，可以资法。

#### 十、热郁失宣，肝热生风

祝肇丈之妻，王巷、徐东旭孙女也。四月归家，患时证发斑，太叔岳宗圣，知医调治，先用荆防栀豉，继进犀羚膏连生地清凉剂，二候不退。肇文作札致族兄登士请余往视，至已二鼓矣。进诊面光亮，目赤，神思曠，手频欲缩去，舌赤齿燥，问之微微有声。余知其痉厥将起，曰今已更深，且不服药。明早进视，已口噤目定齶齿，两手抽搐不定，身僵无汗，面赤如妆，脉弦大搏如指数，右洪大，刚痉之徵悉具。此邪未发泄，凉剂遏之太多耳。用葛根、花粉、白芷、防风、僵蚕、犀角、羚羊角、牛黄、蚌水、钩藤、竹沥，宣达阳明经分之邪，祛痰开窍，以熄内风。服一剂，至夜半得汗遂甦。天明余欲归时，复又微厥，肇文甚恐。余曰，无妨，再服一剂，自然减前。至第二日到彼，诊脉数小而不能鼓指，虚汗津津，已现虚象，即用生地、麦冬、阿胶、白芍、炙草、玉竹、牡蛎、茯苓，令服三剂。登士见方，疑补太骤。余以病久，体虚津亏为虑，决不复痉，竟加枣仁、当归，补其营阴而安。

（《龙砂八家医案·孙御千医案》）

按：感受时邪而失宣，邪热内陷而发斑，复进荆防栀豉宣透已迟，徒伤其津；继用犀羚膏连清热，又凉遏气机，故尔不效。右脉洪大为气分热盛，弦大搏指乃肝热已炽。

身僵无汗，疏泄不利，邪无由出，必上窜下迫，横逆奔急。窜入筋脉则抽搐，热邪上灼则面光亮目赤，扰于心包则神思曠。清其邪热，佐以透邪，使邪有外达之路，方无闭门揖盗之弊。汗出热透，肝热渐平，虚象显露，又以加减复脉复其阴，邪退正复而痊。

前医先予荆防梔豉，后予犀羚膏连，二方分进而不效。孙氏所拟之方，实前医二方之合，竟一剂大减，二剂已。何故？盖热陷于里，徒宣则动热耗津，徒清则凉遏气机。孙氏合二而一，以犀羚、牛黄、竹沥撤其热，以葛根、白芷、防风、僵蚕达其邪，清透相合，故应手而效。

至于名为刚痉及面赤如妆一症，尚欠妥贴。刚痉属太阳病，寒束于表，此例为肝热生风，异于刚痉。面赤如妆，乃指阴竭阳越之徵，其红浮艳无根，与热盛面赤者不同，不可混淆。

### 十一、热病劫阴，误服温补致痉

〔患者〕刘某，女，二十五岁

〔病因〕初因热病，阴津受劫，误服温补，致成痉病。

〔证候〕肌热面赤，唇青甲紫，头痛项强，角弓反张，口渴，耳聋，神志模糊，肢挛腰硬，腹胀便秘，小便不禁。

〔诊断〕热盛津伤，经脉失养。

〔疗法〕经云：“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甘苦”。拟用三根白虎汤合调胃承气法主之，证之“急下存阴”之旨，亦无悖矣。

〔处方〕生石膏二两 知母三钱 芦根一两 茅根一两 芦笋根一两 锦纹黄二钱 芒硝四钱 甘草一钱 元参五钱 小生地六钱

〔效果〕初投两剂，汗出便解，热退神清。继去承气，再用白虎合甘寒之品，医治旬日，完全痊愈。

（《福建中医医案医话选编·陈桂英医案》）

按：热病津伤，误服温补，更烁津液，筋脉失养，拘急而痉。其耳聋者，乃热扰清窍；其小便不禁者，乃火迫小肠，泌别失司。二症肾亏固可见之，然徵之于脉，属实明矣，故不以补肾为务，而以清热为先，宗《内经》之旨，咸寒佐以苦甘。方用三根白虎汤合调胃承气法主之，谨合病机，祛邪意在存阴。

白虎承气，本无发汗之功，然两剂后汗出者，乃里解表和也。里之郁热解，壅塞除，则气机展布，三焦通畅，阳气得布，津液得敷，故尔不汗而汗，此即叶天士所云“测汗”之谓。

“测汗”一法，出于叶天士《外感温热篇·第九段》：“救阴不在补血，而在养津与测汗，”（见《吴医汇讲》）乃以汗测病之法。汗之出，必阴施阳布。邪气壅遏，气机闭阻，阳郁不布，阴精不敷，汗何以出？祛其壅塞，展布气机，阴施阳布，故不汗而汗。临证据此汗，则可测知邪气去，气机畅，里解表和矣。

### 十二、伤寒发斑，受风斑隐而痉

予乡文选司革之金公，劳倦而伤寒发斑，斑出迎风逮隐，遂发痉，手足搐掉，不时跳跃，浑身震动，神欲晕去。予用牛蒡、天虫、土贝、荆防、钩藤不应，其脉细而弦劲带数，乃用虎膝、归、芍、生地、钩藤、秦艽、荆芥、桑枝，痉跳减半，未能痊愈。因

思病属厥阴，当寒热并用，乃以桂枝羚羊角为君，仍佐血药加竹沥姜汁，一服而愈。此实效颦于丹溪，幸不至学步于邯郸耳。

(《古今医案按》)

按：斑出迎风，腠闭热伏，内窜厥阴而为痉。脉细弦劲带数，肝体不足而用亢。初诊熄风而效寡，二诊养肝而减半，三诊更加羚羊竹沥乃痊愈。效法于丹溪“阴常不足，阳常有余”也。

厥阴乃阴尽阳生之脏，其为病阴阳错杂，寒热混淆。邪气入肝，从化各异，或从阳化而热，或从阴化而寒，或阴阳胜复，寒热并存。若寒热兼杂者，固当寒热并用，燮理阴阳。此案脉细弦劲带数，乃肝阴不足肝阳亢盛，并无寒证可征。观其方，所谓热者，唯桂枝也。桂枝虽性辛温，然性善平肝降逆，与羚羊竹沥为伍，其温性亦微不足道，取效亦非寒热并用之功。故病在厥阴者，寒热并用亦非一定之圭臬，尚当辨明病机。

### 十三、痰热生风

张子和治一妇，年三十。病风搐目眩，角弓反张，数日不食，诸医作惊风治疗之，用南星乌附等不效。子和曰：诸风掉眩皆属肝木，曲直摇动，风之用也。阳主动，阴主静，由火盛制金，金衰不能平木，肝木茂而自病故也。先涌风涎二三升，次以寒剂下十余行，又以针刺百会穴，出血二杯立愈。

(《古今医案按》)

按：火盛克金则金衰。金衰，一则津液不敷，聚而为痰；一则金不制木，肝木亢而自病，痰热生风，眩搐反张。三生饮不效者，盖非寒痰也。先涌风涎二三升，祛其有形之邪，使热不与痰搏，其热势孤。寒剂下十余行，百会刺血二杯，逐其热邪，活其气血，痰除热清故立愈也。

### 十四、风痰走窜筋脉而瘛疭(脑肿瘤？)

李××，女，29岁。左半身麻木，口眼频频抽动，言语不利已七八天。1969年10月下旬，突然全身发抖，不能说话，随即倒地，口吐白沫，眼向上翻，移时乃止。经西药治疗未效，每日抽搐3~12次，每次3~10分钟。

现症状：患者感觉左半身麻木，肢体发抽，口向左歪，口眼亦发抽。抽搐不分昼夜，频频发作，难记次数，用苯妥英纳不能制止发作，舌謇难言，健忘。因抽搐不止，已好几个昼夜不能睡眠。脉象两手均滑而带弦。

辨证：肢体、口眼频频抽动，脉象带弦，是为风动之象，病在肝经。健忘、彻夜不眠，为心神失守所致。脉滑、苔白、言语不利，是痰浊随风上犯，痰阻舌本而成。风为阳邪，其性主动，风动筋挛，而致时时抽搐。四诊合参，知病涉肝、心、脾三经，目前以肝为主。故可诊为：肝风内动，风痰上扰，发为瘛疭之证。治以平肝熄风，化痰安神。处方：

生石决明、生赭石、桑枝各30克（先煎）

香附、白蒺藜、白芍各12克 钩藤24克

全蝎、清半夏、朱远志、化橘红各9克

制南星5克 蜈蚣2条 水煎服。

连服六剂，抽搐完全停止，说话已经清楚，口眼亦不歪斜，左半身之麻木感已减

轻，稍能入睡，尚有健忘，舌脉同前。仍宗上方，再加菖蒲5克、朱砂粉1.2克、琥珀粉1.2克，分两次随汤药冲服。六剂。

药后左半身已不麻，左上下肢尚感力量稍弱。说话声音、语调已恢复正常，夜已能睡，健忘大减，精神好转，面色红润，舌苔薄白，脉象略滑。上方去南星，加天竺黄6克、茯苓12克，生赭石改为45克。再服六剂。并嘱以上方五倍量（生赭石、石决明稍减量），共为细末，炼蜜为丸，每丸9克，日服二次，每次1~2丸，温开水送服。

1970年7月至1978年3月追访多次，病未再发，身体健康。

（《新中医》83, 8, 4焦树德医案）

**按：**卒然倒地，颇似中风，又似痫证。然中风肢体僵直或瘫软，鲜有频抽不止者，故非中风。痫证屡作，发时神志丧失，发后如常人，此时抽时神志尚清，故非痫证，而名之曰癫痫。

其癫痫之因，为肝风夹痰走窜经络，筋失所养而拘急癫痫。阻于舌本而舌强言謇，扰于心神而健忘不寐。治以平肝熄风，化痰安神，终起沉疴。

西医诊为脑占位性病变，脑肿瘤？医者不囿于西医诊断，率用软坚活血之套法，而能坚持中医辨证施治，诚难能可贵。

#### 十五、痰火走窜筋脉致痉（一氧化碳中毒性脑病）

肖某，女，50岁，矿工。1980年3月2日初诊。

患者于1月20日上夜班，室内一炉煤火，因煤气太重，在朦胧中沉睡至天明，被外面人推开门，发现其神志不清，呕吐。打开门窗后，约半小时甦醒，但头晕恶心，周身无力，精神萎靡，动作不灵。一周后表情痴呆，双目直视，四肢震颤，时而抽搐，问话不答，沉默无言，吐黄脓痰，饮食不能自取，双手握抱胸心，大小便失禁。经住职工医院半月，曾用过细胞色素C，左旋多巴及镇静药等，病无进展，转来长沙。经某医院检查：表情淡漠，神志模糊，反应迟钝，四肢肌张力及膝跟反射稍亢进，血压110/70毫米汞柱，心肺正常。脑电图检查：“普遍中等异常”，诊为一氧化碳中毒性脑病，建议服中药治疗。诊时，症如上述，舌质淡红，苔黄而浊，脉沉细滑。证属毒气内陷，清窍闭阻所致。毒浊内蕴，熬聚成痰，痰迷心窍，故出现神志模糊等精神症候；痰火互结，窜走经络，故四肢震颤、抽搐；痰火积于肺胃，故手按胸脘，吐黄脓痰；神失所主，不能约束，故饮食不能自取，二便失禁。脑电图异常，是毒邪侵犯精明之府所致；舌质淡红，苔黄浊，脉沉细滑，是虚实夹杂之征。治以豁痰开窍清热解毒。处方：

姜半夏10克 白茯苓12克 广陈皮6克 青枳实6克 水竹茹6克 广郁金10克  
建菖蒲3克 川黄连6克 酒黄芩10克 粉甘草3克

服药五剂，胸闷、黄痰、抽搐、震颤均减，余症仍存。舌苔薄黄而滑，脉细滑。拟原方去芩连，加西党参12克、酸枣仁10克、炙远志5克，再服五剂。神志清楚，并能说话，大小便能自主。后用十味温胆汤连服七剂，诸症悉除。唯头晕乏力，睡不安神，故改用归脾汤加减，调理心脾。一月后，患者来信致谢云：“已恢复健康，能干轻活。”

（《江苏中医》83, 4:20严肃云医案）

**按：**煤气之毒侵入人体，戕伤正气，扰乱气机，面黄神靡，苔黄浊脉沉细滑，依据

辨证，颇似一派痰浊内蕴之象，故予祛痰化浊之品而效。二诊时去芩连，实属必要。痰浊蕴郁之时，可专以行气化浊，因痰浊阴凝，得热则化，得寒则凝，若尚不甚时，宁偏温燥，亦慎用寒凉。加党参者，意在扶正化浊，不在补虚。方中枣仁，善敛肝阴而安神，痰浊未化之时，用之尚宜斟酌。

煤气属三因者何？尚难定论，或可属秽气之中。然其致病之后，依照中医理论辨证施治，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疗效，本案即可佐证。

#### 十六、肝阳化风致痉（高血压脑病）

赵××，女性，25岁。因身体浮肿，小便短少，反复发作凡七月，于1955年12月22日住入北京××医院。

病史：1955年4月曾发现全身浮肿，小便短，经住医院治疗后，浮肿消退出院，但不久复发，尿中蛋白经常存在，院外治疗效果不满意而要求住院。既往易患感冒及扁桃腺炎，其他病史从略。

检查：慢性重病容，颜面苍白，眼睑浮肿，颈软，心音正常，右胸叩音浊，呼吸音减低，腹软，无明显腹水征，肝在肋缘下一横指，脾未触及，下肢呈凹陷性水肿，膝反射存在。血压：105／85毫米汞柱，血色素13克，红血球329万，尿蛋白（+++），管型少许，酚红试验5%。

入院后第12天，感冒之后，血压升至196～200／134～160毫米汞柱，非蛋白氮为49.8毫克%，CO<sub>2</sub>结合力49容积%，眼底检查有蛋白渗出。病人感到颈痛，头晕，恶心，呕吐，躁动不安，逐渐昏迷，四肢抽动，喉有痰声。诊断为慢性肾炎合并高血压脑病，西医治疗无效，乃邀中医会诊。

初诊时，患者症状表现同前，脉弦，苔黄，乃用丹栀逍遥散加减进治，药用：

丹皮 山栀 当归 白芍 杭菊 桑寄生 夏枯草 女贞子 橘皮 竹茹 炙草  
两剂。

二诊时，见患者神志渐清，诸证悉减，惟胃呆不纳，故仍从原方加减，药用：

当归 白芍 山药 茯苓 菊花 桑寄生 竹茹 牡蛎 鸡内金 炙草 再进  
两剂。

病情续有好转，胃能纳谷，神志全清，惟烦躁不寐。三诊时，改用酸枣仁汤治疗。高血压脑病脱险之后，则用：黄芪、党参、茯苓、炙草、桑寄生、牛膝及六味地黄丸等从本图治，以善其后。经过几次会诊，血压降至96／70毫米汞柱，一般情况良好。

患者入院两周后，感到头晕、头痛、恶心、呕吐、躁动不安、喉有痰声，终至昏迷抽搐，脉弦数、苔黄。显系肾病日久，肾亏不能涵肝，肝阳化热，痰火内闭，病情危在旦夕。顾病之本虽在肾，当时之处理，若从肾治，则一时不能缓肝之急，故遵古人“急则治标”之训，先从肝治。方用丹栀逍遥散加减，养肝熄风，清化痰火。两剂之后，病情大有转机，足见药已对症，故仍秉原方加减。三诊时见病人神志虽清，但烦躁不寐，是外越之阳尚未入阴，故用酸枣仁汤养肝安神。病情脱险之后，乃转入治本之法。回顾本例治疗成功的原因，是运用了辨证施治的原则，根据当时病情，抓住从肝阳图治的环节，自始至终，方针不变，故能转危为安，得到痊愈。

（《岳美中医案集》）